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至八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庶子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張曾墱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

宋 李燾 撰

太祖

乾德二年春正月王偁東都事略辛巳詔曰箕子之陳八政食為之首孔吾之述四民農居其一今土膏將起句萌衆達平秩東作乃其時也諸州長吏等所宜敦率勸課俾民力耕謹視游惰勿令廢業厚生務本副予意焉

癸未幸迎春苑宴射

甲申宰臣范質爲改卜安陵使　上以選人食貧者衆
詔吏部流内銓聽四時參選仍命翰林學士承旨陶穀
等與本司官重詳定循資格及四時參選條
乙酉吏部尚書張昭請依三祖廟禮例改明憲皇后謚
爲昭憲從之　回鶻遣使來貢
丁亥祠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南陽張澹責授左
司員外郎以秘書郎直史館張去華爲右補闕賜襲衣
銀帶鞍勒馬先是去華上章訴居官久次且言澹及祠

部員外郎知制誥扈蒙等文字膚淺願得校其優劣上即詔澹等與去華偕試講武殿命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知制誥高錫等考之澹所對策不應問故責澹錫素不相能錫因教去華訐其短又與穀共黨去華而黜澹朝議薄去華輕躁自是凡十六年不遷去華誼之子也

誼初見晉天福二年僧文瑩玉壺野史稱殿中侍御史師頌亦不中選時號揀停殿院然實録正史皆不載也

前開封府尹曹參軍桑塤檛登聞鼓訴吏部條格前後矛盾已當為望縣令乃注中縣詔集三署官議於尚

書省以塤所訴為是擢殿中丞塤維翰之子也

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等再表求退戊子以質為太子太傅溥為太子太保仁浦為左僕射皆罷政事先是宰相見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則面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即行之唐及五代皆不改其制猶有坐而論道之遺意焉質等自以前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上英武每事輙具劄子進呈退即批所得聖旨而同列署字以志之嘗言於

上曰如此則晝稟呈之方免妄誤之失矣上從之由是奏御寖多或至旰昃賜茶之禮尋廢固弗暇於坐論矣後遂為定式蓋自質等始也此據王曾筆錄然質在相位所下制敕未嘗破律命刺史縣令必以戶口版籍為急使者按民田及獄訟皆召見為述天子憂勤之意乃遣之時號賢相

己丑內殿起居無宰相太子太師侯章為班首章揄次人累任方鎮所至貪暴既罷節鉞常怏怏不樂一日於

朝堂縱言及晉漢間事坐有輕章者章厲聲曰當壯主疾作將議北歸乃有上書請避暑嵩山者此豈忠信之人乎我雖麤人以戰鬬取富貴如此諛佞未嘗為也坐有慙色章初見天福元年

庚寅以樞密使趙普為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院大學士宣徽北院使判三司上黨李崇矩崇矩初見廣順元年為檢校太尉案宋史宰相表作檢校太保充樞密使上既除普及崇矩乃無宰相署敕上時在資政殿普因入奏其事上曰卿但進

勑朕為卿署字可乎普曰此有司所行非帝王事也乃使問翰林學士講求故實陶穀建議以為自古輔相未嘗虚位唯唐太和中甘露事後數日無宰相時左僕射令狐楚等奉行制書今尚書亦南省長官可以署勑竇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令典不足援據今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上從儀言

壬辰詔曰先所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等三科並委州府解送吏

部試論三道限三千字以上而自曩及今未有應者得非抱倜儻者恥肩於常調懷讜直者難效於有司必欲興自朕躬乎繼今不限内外職官前資見任布衣黄衣並許詣閤門投牒自薦朕當親試焉

丁酉命開封尹光義為改卜安陵使兼轄五使公事

己亥以樞密承旨王仁贍為左衛大將軍充樞密副使

庚子改清源軍為平海軍命陳洪進為節度使其子文顯為副使文顥為海州刺史洪進每歲貢奉多厚斂於

民又籍民貲百萬以上者令入錢補協律奉禮郎而蠲其丁役子弟親戚交通賄賂二州之民甚苦之
粱薛應旂續通鑑作一州之民甚苦之

壬寅敕趙普監修國史先是宰相兼職皆内出制處分令止用敕非舊典也國朝因唐及五代之故命相分領三館首相為昭文館大學士其次為監修國史其次為集賢院大學士

甲辰詔曰廷尉斷獄秋曹詳刑斯舊典也唐長興初始

立大中小事之限而周廣順之制不許中書專決品式具在固可遵行比年以来有司廢職具獄来上煩於親覽自今諸道奏案並下大理寺檢斷刑部詳覆如舊制焉其兩司官屬善於其職者滿歲增秩稽違差失者重寘其罪

乙巳禁民越訴　上幸玉津園宴射　賜京城役兵薑茶

丁未詔州縣官有昏耄篤疾不任從政者令判官錄事

糾舉與長吏同署列狀以聞判官録事之能否則委長吏察焉　先是詔諸縣令尉非公事無得輙入鄉村及追領人户節級衙參於是又申明之判官録事察其違者劾罪以聞先詔乃建隆四年五月十七日然實録新舊會要並不載也

是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勲兵馬鈐轄康延沼馬步軍都軍頭尹勲等帥步騎萬餘攻遼州北漢馬軍都指揮使郝貴超領兵來援戰於城下貴超大敗刺史杜延韜延韜未見危踧與拱衛都指揮使冀進進未見兵馬都監供奉官

侯美侯美未見籍部下兵三千人舉城來降延沼延澤弟也北漢尋誘契丹步騎六萬入侵繼勳復與彰德節度使羅彥瓌西山廵檢使郭進内客省使曹彬等領六萬衆赴之大破契丹及北漢軍於遼州城下本紀不言北漢誘契丹止言契丹六萬騎來援劉鈞傳又不載契丹來援事契丹及李繼勳傳則皆云北漢誘契丹也今從之契丹傳乃以曹彬為武懷節令不取新舊並無此不知的是何時今附見杜延韜以遼州降李繼勳即遣慕容延忠入奏二月戊子朔延忠到闕今於正月末書其事

二月戊申朔翰林學士竇儀等上新定四時叅選條件

諸州印發春季選人文解自千里至五千里外分定日限為五等各發離本處及京百司文解並以五月十五日前到省餘季準此若州府違限及解狀内欠少事件不依程式本判官罰直録事參軍本曹官殿選諸州員闕並仰申闕解條樣以木夾重封題號逐季入遞送格式其百司技術官闕解亦準此季内不至及有漏誤諸州本判官以下罰直殿選京百司本官奏裁諸司歸司官合格日四時奏年满俟敕下準格取本司文解赴流

內銓據狀申奏依四時取解參選從之　是日幸教船池遂幸相國寺

癸丑遣給事中劉載賑陜州饑民　命右武統軍陳承昭帥丁夫數千鑿渠自長社引潩水至京合閔河潩水出密之大騩山歷許田㑹春夏霖雨則大溢害稼及渠成民無水患閔河之漕益通流焉

甲寅杜韜等七人（案杜韜疑即杜延韜脫去延字）至自遼州上赦其罪賜分物有差及楊璘至自府州亦如之

唐主上表謝示諭陳洪進事乙卯詔答之

丁巳安陵隧道壞役兵壓死者二百人命瘞之賜其家錢帛

壬戌詔自今藩鎮帶平章事求休退者每遇朝會宜令綴中書門下班先是安遠節度使兼中書令王晏為太子太師致仕上欲優其禮故降是詔

丁卯詔曰周廣順中敕應出選門州縣官内有十六考叙朝散大夫階次亦令并歷任曾升朝及兩使判官諸

府少尹罷任後及一周年曾任兩蕃營田判官書記支
使防禦團練判官罷任後及二周年並與除官諸色選
人過三選以上及未成資考丁憂課績官無選可減者
令於南曹投狀準格敕考較無違礙並與除官自恐虧
損年限資序願歸選門者亦聽如曾任推巡軍事判官
並諸色出選門官並據見任官選數敘理先次除官其
昭雪官依例刑部檢勘送銓準元敕資敘注擬
戊辰以翠縣令兼安陵臺令　以遼州降兵分隷效順餘

為懷恩軍

甲戌唐主遣使修貢助安陵改卜也

吏部尚書張昭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同掌選穀誣奏

左諫議大夫崔頌以所親屬給事中李昉求東畿令引

昭為證上召昭面質其事昭知其不直於上前免冠抗

聲言穀罔上上不悅三月丁丑朔昉坐責為彰武行軍

司馬頌為保大行軍司馬昭遂三上章乞老乙酉以本

官致仕昭為吏部尚書領選事凡京官七品以下猶屬

銓及昭致仕始用他官權判頗更舊制京官以上無選並中書門下特除使府不許召署幕職悉由銓授矣此據會要然建隆初薛居正已權判流内銓矣當考

辛巳幸教船池賜水軍將士衣有差還幸玉津園宴射

辛卯以襄州隂城鎮為光化軍

乙未北漢耀州團練使周審玉等四人來降各賜分物有差以審玉為汾州團練使改名承瑨實録於七月戊戌乃除承瑨汾州令併書之

丁酉遣左拾遺梁周翰等馳驛分詣五嶽祈雨　詔文武臣僚奉使出外及受代歸闕所經州縣無得輒借官軍部送并津置行李違者重寘於罪

初唐廢永通大錢更用韓熙載之議鑄當二鐵錢熙載由中書舍人遷戸部侍郎充鑄錢使宰相嚴續數言鐵錢不便熙載爭於朝堂聲色俱厲左遷秘書監不逾年復拜吏部侍郎是月始用鐵錢擢熙載兵部尚書勤政殿學士民間多藏匿舊錢舊錢益少商賈出境輒以鐵

錢十易銅錢一官不能禁因從其便官吏皆增俸而以銅錢兼之由是物價益貴至數倍熙載頗亦自悔熙載拜戶部侍郎充鑄錢使十國紀年及朔記在建隆元年二月末拜兵部尚書勤政殿學士在此年六月今并書於此

詔諸道騎兵頗為長吏役使失於教習自今禁止之

權知貢舉陶穀奏進士合格者八人

夏四月丁未朔以前博州軍事判官頡贇為著作佐郎贇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試稱旨故也贇未見

戊申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甚者即蠲其租勿俟報

令河中府發廪賑饑民

乙卯改葬宣祖昭武皇帝昭憲皇太后於安陵孝明皇

后王氏孝惠皇后賀氏祔葬

上欲為趙普置副而難其名稱召翰林學士承旨陶穀

問曰下丞相一等者何官對曰唐有叅知機務叅知政

事乙丑以樞密直學士兵部侍郎薛居正吕餘慶並本

官叅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

就宣徽院使廳上事殿庭别設塼位於宰相後敕尾署

銜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皆半之蓋上意未欲令居正等與普齊也此據太祖新録百官表大事記太宗實録云普在相位幾十年獨斷政事太祖疑其專恣欲用薛居正呂餘慶為相普惡其與已同列但令參知政事於宣徽廳赴上位在丞相後但奉行制書不得預奏事以明其異等中書印唯宰相得知事無大小盡決於普居正等恐懼備位而已太祖患之會為趙玭所訐盧多遜又旦夕攻之雷有隣訟中書不法事太祖因令居正等知印押班以分普權按置參政乃陶穀議且此時太祖方獨任普未始厭其專恣也今不取太祖新録實儀傳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執守欲用為相趙普忌儀剛直遂引薛居正參知政事據此則居正乃普所引非太祖意也足明太宗實録所書非實然新傳謂普抑儀舊傳亦無之恐普未必然也　史臣李沆等曰

漢唐故事裴寂為僕射知政事杜淹為御史大夫參議

朝政魏徵為秘書監參豫朝政蕭瑀為特進參議政事劉洎為黄門侍郎參知政事劉幽求為中書舍人參知機務然並宰相之任也又高宗嘗欲用郭待舉等參知政事既而謂崔知温曰待舉等歷任尚淺未可與卿等同名稱遂令於中書門下同承授進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亞於參知政事矣今穀不能遠引漢御史大夫亞相故事為對黜以參知政事為丞相下一等穀失之矣議者惜之

丙寅前泰州刺史趙玭為左監門衛大將軍權點檢三司玭澶州人也玭初見顯德二年

丁卯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范陽劉光義領兵赴潞州備北漢也

已巳命轉涇州粟三萬石以賑靈武饑民新舊録又於十一月丁酉重載此今不取

先是追冊孝惠皇后止就陵所置祠殿薦以常食及孝明皇后崩乃議别廟之制壬申祔二后神主同殿異室

孝明居上孝惠次之從太常博士和峴之議也　令諸司府寺卒吏年老者聽以子弟代　永州言諸縣民畜蠱者三百二十六家詔本州徙窮僻處無以充役鄉里勿與婚姻　溪敘奬等州民相攻㓨遣殿直牛允允未見

齋詔諭之乃定此據會要及正史並在此月

詔尚書省集臺省官翰林學士秘書監國子司業太常博士等詳定内外羣官相見儀頒行之此據禮志附見四月

五月丁丑朔詔以舊安陵下宫爲奉先資福禪院詔奉宣祖昭憲皇后銅像　屯田員外郎知制誥高錫以弟銑應進士舉屬之開封府推官河南石熙載求首薦銑辭藝淺薄熙載弗許錫深銜之累於上前言熙載裨贊無狀上謂皇弟開封尹光義曰當爲汝擇人以代熙載

光義曰熙載居官恪勤此必高錫譖之也上感悟將罪錫而未有以發會遣錫使青州私受節度使郭崇賂遺所過恣其凶率又嘗致書澧州託刺史求僧紫衣為人所告下御史府按得實責授萊州司馬

辛巳宗正少卿趙礪坐贓決杖除籍為民〈案宋史及薛應旂續通鑑皆作宗正卿趙礪〉

癸未幸玉津園宴射

六月己酉以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光義兼中書令山

南西道節度使光美同平章事

庚戌皇子德昭為貴州防禦使時年十七前代皇子出閤即封王上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非舊典也

辛亥以前武寜節度使郭從義為護國節度使從義先自徐州入朝從義本出沙陀初見乾祐元年無爵里上召使擊毬殿庭從義易衣跨驟馳驟擊拂曲盡其妙將因是以結主知及罷上召賜坐謂曰卿此技誠精絶然非將相所為也從義大慙而退從義家累鉅萬金僕童千人廐馬千餘匹

五代以來節度使富强者輙懷跋扈之志上威德震耀衆始絶望從義移鎮河中常鬱鬱不樂謂僚佐曰從義齷齪藩臣摧頹如是當為英雄所笑矣擊毬事當檢從義自徐州入朝時即載之寳訓載此事則云自護國入朝在乾德中未知孰是

乙卯以刑部侍郎權知鳳翔府劉熙古權知秦州州接戎境多被寇害熙古至諭以朝廷恩信取其酋豪子弟為質戎人不敢犯法

左僕射王溥數勸其父宿州防禦使祚作祚初見顯德四年請老

祚不得已乃上章且意朝廷未之許也已未以祚為左
領軍衛上將軍致仕祚大罵溥曰我筋力未衰汝欲自
固名位而幽囚我大梃擊之親戚勸解乃止
庚申幸相國寺遂幸教船池玉津園
御史臺太常禮院奏東宮三師官一品僕射二品若百
官上表未知何人為首詔兩制議之戊辰翰林學士竇
儀等奏僕射師長百僚東宮三師臣子之官當以僕射
為表首從之此段表疏或可詳載須更檢照後例

辛未以左羽林軍大將軍杜審進權知陝州仍命殿中侍御史閻丕通判州事丕見未

是月河北關西諸州蝗　釋北漢軍俘千人賜衣履分隸畿縣民籍

七月辛巳幸玉津園還幸新池觀習水戰

己丑詔階成二州並直隸京師

庚寅中書門下上重詳定翰林學士承旨陶穀所議少尹幕職官參選條件應拔萃判超及進士九經判中者

並入初等職事判下者依常選初入防禦團練軍事推官軍事判官者並授將仕郎試校書郎滿三周年得資即入留守兩府節度推官軍事判官並授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又三周年得資即入掌書記防禦團練判官並授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滿二年得資即入留守兩府節度觀察判官並授朝散大夫試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滿一周年入同類職事諸府少尹又一周年送名中書門下仍各依官階分四等已至兩使判官

以上次任即入同類職事者加檢校官或轉憲銜觀察判官著緋十五年者賜紫每任以三周年為限閏月不在其内每一周年校成一考其常考並依令録例書中上如經殿罰即降考一等若校成殊考南曹上其功績請行酬奬或考滿未代更一周年與成第四考隨有罷者不在赴集其奏授職事書校考第出給解由並凖新條以備他年叅選若兩任以上不成資但通計月日及二周年許折一任成資及敕替省員則取本任解由赴

上不得即給以公憑並非時赴集其自以事故不得資停罷及違程不請告身一任者二周年赴集併兩任加一周年併三任者不在赴集限若今任有下考者殿一年入同類官如經恩得雪者免殿如罷任後出給解由每違一季殿一年違兩季以上者殿二年丁憂服闋及非考滿去任者並同罷任如無解由或省校考牒並殿一年或失墜文書而給得格式公驗者免殿降準格停及使闕人三周年赴集及特敕停任及削官人曾經徒

流不以官當者並經恩後本職年限赴集仍於刑部請
雪牒如無員闕願入州縣官者將一周年月俸比校如
有不同即上下不過十貫者聽與注擬至防團判官以
上入州縣官罷任後止理本職事年限赴集其諸府少
尹考第亦以三周年為限從之自是銓選漸有倫矣
辛卯詔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及殿中侍御史内黄師頌
等四十三人各舉才任藩鎮通判者一人
甲午令藩鎮無以初官為掌書記須歷兩任有文學者

乃許奏辟

乙未幸北郊觀稼　始於江北置折博務禁商旅過江

詔諭唐主恐其挾中國之勢有所侵擾也國史李煜傳乃云令年以江南游徼始開過江折博樵采之禁與實録異蓋誤也

是月唐主封長子仲寓為清源公次子仲宜為宣城公

詔吏部南曹自今常調赴集選人取歷任多課績而無闕失其人材可副升擢者具名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當與量材甄奬上慮銓衡止憑資歷英俊或沈於下

僚故也選舉志在四年今從故事新舊録並無之

八月戊申詔百官内殿起居日兩省御史臺官分班於殿庭東西相向而立金吾將軍各在本班之上故事臺省官金吾將軍俱為侍從班每内殿起居横行立於一品之前上因見太子太保王溥在拾遺補闕之後謂左右曰溥故相也那得爾遽命分之

乙卯幸造船務又幸玉津園

庚申以迎鑾鎮為建安軍

辛酉初令京師建安漢陽蘄口並置場榷茶自唐武宗始禁民私賣茶自十斤至三百斤定納錢决杖之法於是令民茶折稅外悉官買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百錢以上杖七十八貫加役流主吏以官茶貿易者計其直五百錢流二千里一貫五百及持仗販易私茶為官司擒捕者皆死自唐武宗以下至皆死並據本志當在此年今附見榷茶後

先是文武官辭見及謝正衙御史臺報閤門方許詣内

殿是月上召閤南兵馬部署燕人張仁謙訪邉事連值正衙無班未得入對上怪問之有司以故事對上意不平因詔自今見謝辭先赴内殿對後赴正衙受使急速者免衙辭

初庫部員外郎王貽孫周易博士奚嶼同考試品官子弟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屬其子戩於嶼戩誦書不通嶼以合格聞補殿中省進馬俄為人所發下御史府按之

九月甲戌朔嶼坐受請求責乾州司戸參軍貽孫不知

覺責贊善大夫穀奪兩月俸貽孫溥子也

癸未權知貢舉盧多遜言諸州所薦士數益多乃約周顯德之制定發解條例及殿罰之式以懲濫進詔頒行之顯德二年詔書舊史有之通鑑弗著

戊子南面兵馬都監引進使丁德裕與潭州防禦使潘美朗州團練使尹崇珂衡州刺史張勳帥兵攻郴州克之殺其刺史陸光圖及招討使暨彥贇餘衆退保韶州

崇珂相州人也初內常侍禹餘宮使邵廷琄累言於南

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旍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今聞真主已出將盡有海内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請飭兵備不然悉内府珍寶遣使通好也南漢主憒然莫以為慮惡廷琄言直深恨之及是始懼思廷琄言乃以廷琄為招討使領舟師屯洸口廷琄循州人也九國志廷琄傳言王師乗勝克連州劉鋹懼始用廷琄按他書皆不然今不取

永安節度使贈侍中折德扆卒丙申以其子御勲為本
州團練使權知府州
太子太傅魯國公范質寢疾上數幸其第臨視恐益為
勞乃令內夫人問訊質家迎奉器皿不具內夫人奏之
上即命翰林司賜以果床酒器復幸其第謂曰卿為宰
相何自苦如此質對曰臣曩在中書門無私謁所與飲
酌皆貧賤時親戚安用器皿因循不置非力不及也質
性卞急以廉介自持好面折人不能容人之短嘗謂同

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醋斯可為宰相矣五代以來宰相多取給於方鎮質始絶之所得禄賜徧及孤遺食未甞有異品疾革戒其子旻以毋請謚毋刻墓碑辛丑卒上甚悼惜之贈中書令賻絹五百疋粟麥各百石後因講求輔弼謂左右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植資産真宰相也太宗亦素重質嘗對近臣稱累朝宰相以為循規矩重名器持亷節無出質之右者其所不足但欠世宗一死耳

冬十月癸卯朔以張勲為郴州刺史勲性殘忍好殺每攻城邑但揚言曰且斬頗有横罹鋒及者初赴衡州州民皆涕泣相謂曰張且斬至矣吾屬何以安乎

戊申周紀王希謹卒世宗之第三子也（希謹初見顯德末）

有司言十道圖無全邵二州名及其望壬戌詔並為中州

改廣德殿為崇政殿

是月唐宣城公仲宜卒封岐王謚懐獻仲宜早慧昭惠后周氏甚愛之因傷悲得疾

十一月唐昭惠后殂

先是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廷偉未見說通奏使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勲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遣使通好并門令其發兵南下我即自黄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也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樞密院大程官孫遇興州軍校趙彦韜及楊蠲等以蠟彈帛書間行遺北漢主言已於褒漢增兵約北漢濟河同舉遇等

至都下彥韜潛取其書以獻有穆昭嗣昭嗣未見者初以方伎事高氏於是為翰林醫官上數召見問蜀中地理昭嗣曰荆南即西川江南廣南都會也今已克此則水陸皆可趨蜀上大悅後數日上得彥韜所獻書覽之笑曰吾西討有名矣乃并赦遇趣使指陳山川形勢戍守處所道里遠近畫以為圖五代史實録皆言孫遇為邊吏所獲盖因諂書也其實不然甲戌命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鳳州路都部署宋史作西川行營前軍兵馬都部署武信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大名崔彥進副之

樞密副使王仁贍為都監寧江（集宋史作江寧）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劉光義為歸州路副都部署（集宋史作西川行營前軍兵馬都部署）內客省使樞密承旨曹彬為都監合步騎六萬分路進討給事中沈義倫為隨軍轉運使均州刺史大名曹翰為西南面轉運使（翰初見顯德元年王仁贍以樞密副使為行營都監在節度使下蓋此時西府品秩殊未崇也）上以西川將校多北人賜詔諭令轉禍為福有能鄉導大軍供饋兵食率衆歸順舉城來降者當議優賞行營所至毋得焚蕩廬舍毆掠吏民開發丘墳剪伐桑柘違者

以軍法從事命八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為蜀主治第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皆具以待其至乙亥全斌等辭宴於崇德殿賜金玉帶衣服鞍馬戎器有差上出畫圖授全斌等因謂曰西川可取否全斌等對曰臣等仗天威遵廟筭尅日可定也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史延德延德未見前奏曰西川若在天上固不可到在地上到即平矣上嘉其果敢慰勉之又謂全斌等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錢帛分給戰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

甲申文思使常岑決杖黥面配沙門島副使宋延思決杖配隸陳州坐監主自盜為部曲所告也

壬辰畋近郊

丁酉太常禮院言上辛祀昊天上帝五方帝從祀伏緣明詔別祀赤帝為感生用符火德一日之內兩處俱祀且祭有煩數之禁况同時並祀在禮非宜其昊天從祀神位請不設赤帝坐從之　又言周文王廟舊以師尚父太公望並配令太公別封武成王春秋行釋奠之禮

但請以師鬻熊配從之

壬寅遣作坊副使魏丕如江南弔祭　蜀主聞有北師以王昭遠為北面行營都統左右衛聖馬步軍都指揮使趙崇韜崇韜初見顯德二年庭隱子庭隱見長興二年為都監山南節度使韓保正保正初見乾祐元年為招討使洋州節度使李進進初見顯德二年為副招討使師兵拒戰蜀主謂昭遠曰今日之師卿所召也勉為朕立功昭遠好讀兵書頗以方畧自任始發成都蜀主命宰相李昊等餞之城外昭遠手執鐵如

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攘臂謂昊曰吾此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小兒取中原如反掌爾

十二月癸卯朔泉州陳洪進遣使朝貢

庚戌敗陽武縣

自申師厚逃歸朝廷不復疆理涼州於是蕃部首領數十人詣闕請師丁巳以供備庫使趙彦饒為河西節度使師厚見廣順元年彦饒未見以西川用兵賜歸陝州民今年秋租已輸者籍之充来年之數

辛酉王全斌等攻拔乾渠渡萬仭燕子等寨遂取興州敗蜀兵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石刺史藍思綰退保西縣全斌又攻石圖魚闗白水閣二十餘寨皆拔之

甲子唐主遣使来修貢

辛未畋北郊

蜀招討使韓保正聞興州破遂棄山南退保西縣馬軍都指揮使史延德以先鋒至保正懦懼不敢出遣兵數萬人依山背城結陣自固延德擊走之追擒保正及其

副李進獲糧三十餘萬斛九國志言保正棄興元保西縣王師進攻西縣遂擒保正十國紀年并實録載保正被擒處則三泉也國史保正傳與九國志同今從之崔彥進與馬軍都監康延澤等逐北過三泉遂至嘉川殺擄甚衆蜀主燒絶棧道退保葭萌劉光義等入峽路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寨殺其將南光海等死者五千餘人生擒戰棹都指揮使袁德宏等千二百人奪戰艦二百餘艘又斬獲水軍六千餘衆初蜀於夔州鏁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上出地圖指其處謂光義

曰泝江至此切勿以舟師爭勝當先遣步騎潛擊之俟其稍却乃以戰棹夾攻可必取也光義等未至鏁江三十里許捨舟前奪浮梁復引舟而上遂頓兵白帝廟西蜀寧江節度使太原高彥儔（彥儔初見顯德二年）謂副使趙崇濟（崇濟未見）監軍武守謙（守謙未見）曰北軍涉險遠來利在速戰當堅壁待之守謙曰寇據吾城下而不擊又何待也戊辰守謙獨領麾下千餘人以出光義遣馬軍都指揮使陵川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等戰於猪頭鋪守謙敗走廷

翰乘勝登其城彥儔整衆將出鬬而廷翰等已入其城中矣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創左右皆散去彥儔奔歸府第判官羅濟（濟未見）勸彥儔單騎歸蜀彥儔曰我昔已失秦川今復不能守此縱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濟又勸其降彥儔曰老幼百口俱在成都以一身偷生舉族何負今日止有死耳即解符印授濟曰君自為計乃反拒其戶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後數日光義等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九國志云王師

壞門而入彥儔挺劒拒之殺十餘人乃登樓縱火自焚而死十國紀年亦云今不取王全斌以蜀人斷棧大軍不得進議取羅川路入蜀康延澤潛謂崔彥進曰羅川路險衆難並濟不如分兵修棧約會大軍於深渡可也彥進遣白全斌全斌許之不數日閣道成遂進擊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而全斌亦以大軍由羅川至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而陣彥進遣步軍都指揮使張萬友萬友未見等擊之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寨明日彥進延澤萬友分兵三道擊之蜀人悉其

精鋭来拒又大破之乘勝抜其寨擒寨主義州刺史王審超監軍趙崇渥及三泉監軍劉延祚都統王昭遠都監趙崇韜引兵来戰三戰三敗追奔至利州北昭遠等遁去渡桔柏津焚浮梁退保劍門壬申晦全斌等入利州獲軍糧八十萬斛九國志十國紀年蜀檮杌皆言蜀人雖燒棧道而江水淺涸岸路平潤王師皆徒渉而進與國史不同事恐不然今不取新録載大漫天之戰全斌擒其寨主王審超監軍趙崇渥三泉監軍劉延祚全斌本傳乃云趙崇渥逃出復與三泉監軍劉延祚及王昭遠等来戰按明年正月己丑貫録書軍前部送大漫天寨主王審超監軍趙崇渥則似同時執獲也今從新録劉延祚又不知究竟當考

詔西川行營所克復州縣偽署將士有竄匿者限一月於所在陳首釋其罪

是月京師大雪上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犯霜霰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黄門馳驛齎賜全斌且諭諸將以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先鋒都指揮使鳳州團練使張暉督兵開大散關路躬撫士卒且役且戰人忘其勞至青泥嶺病卒詔優恤其家

是歲始令諸州自今每歲受民租及筦榷之課除支度給用外凡緡帛之類悉輦送京師官乏車牛者僦於民以充用趙普之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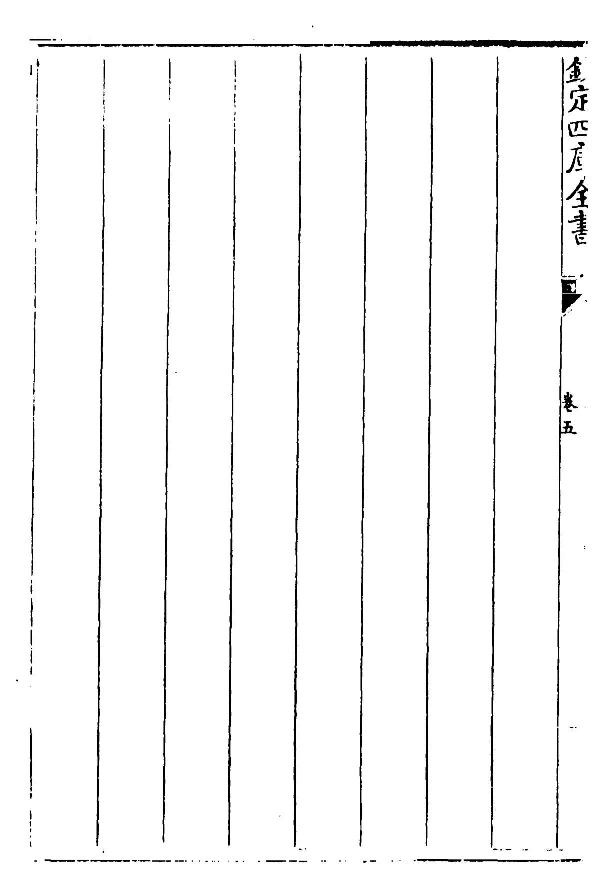
此據本志然與明年三月詔書相重或明年詔書乃申此令耳

以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兼關南兵馬都監漢超雲州人也

漢超本傳為齊州防禦使即兼關南都監按新錄漢超為齊州防禦使在建隆二年秋七月不書其兼關南都監也不知傳何以即言之徐鉉所為漢超德政碑云建隆二年為齊州防禦使乾德二年乃兼關南兵馬都監當得其實故附見此年之末鉉碑又云開寶二年赴京師其冬復為關南都監而本傳不載今亦畧之

北漢主四遣使詣契丹賀正冬生辰端午契丹皆執其

使不報此據九國志然諸書多言北漢引契丹兵入侵平晉軍遼州之役契丹兵皆在焉而遣使修好輙被執豈雖執其使猶借其兵乎當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

宋 李燾 撰

太祖

乾德三年春正月甲戌詔蜀將卒死鋒刃者所在官為収瘞行營戰士被傷者主帥給以繒帛

蜀主聞王昭遠等敗甚懼多出金帛益募兵守劍門命太子元喆為元帥武信節度使兼侍中李廷珪廷珪初見天福

十二年及前武定節度使同平章事長惠安惠安未見副之帶甲萬餘旂幟悉用文繡綢其杠以錦將發而雨元喆慮其沾濕悉令觧去俄雨止復旆之則皆倒懸杠上元喆又輦其姬妾及伶人數十以從見者莫不竊笑王全斌等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會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當諸軍各宜陳進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得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

至青彊店與官道合若大軍行此路則劍門之險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蜀人數戰數敗膽氣奪矣可急攻而下也且來蘇狹徑主帥不宜自行但可遣一偏將往耳若抵青彊北與大軍夾擊劍門昭遠等必成擒矣全斌等然之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延德遂至青彊王昭遠等引兵退駐漢源坡以其偏將守劍門全斌等以銳兵奮擊破之及漢源趙崇韜布陣策馬先登昭遠據

胡床不能起崇韜戰敗猶手斬數人乃被執貽遠免胄棄甲而逃全斌等遂取劍州殺蜀軍萬餘人貽遠投東川匿民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惟誦羅隱詩曰運去英雄不自由俄亦為追騎所獲太子元喆與李珪等日夜嬉遊不恤軍政至縣州聞劍門已破將退保東川翌日棄軍西還所過盡焚其廬舍倉廩乃去蜀主知劍門已破太子元喆亦奔還惶駭不知所為問左右計將安出有老將石奉頵者案五代史作石頵薛應旂續通鑑作石斌與此互異對曰東

兵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堅守以敝之蜀主歎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遇敵不能為我東向放一箭今雖欲閉壁誰肯効死者司空兼武信節度使平章事李昊勸蜀主封府庫以請降蜀主從之因命昊草表己卯正月七日也據孟昶後所上表云爾遣通奏使宣徽北院使太原伊審徵審徵初見廣順元年奉降表詣軍前初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所為蜀人夜書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為笑熊克九朝通畧又王衍降唐日李昊草其表庚辰詔行營所經州府

長吏以牛酒犒師乙酉王全斌等次魏城伊審徵以蜀主降表至全斌受之遣先鋒都監通事舍人田欽祚乘驛入奏又遣康延澤領百騎趨成都見蜀主諭以恩信慰撫軍民留三日乃還欽祚汝陰人也　高麗國王昭遣使來貢方物

戊子吏部郎中鄧守中守中未見坐試諸司吏書判考覈不當上命覆試黜退者數人貶秩為員外郎

荆南民多流移己丑詔長吏招撫復業　初劉光義等

發夔州萬施開忠等刺史皆迎降及遂州知州事少府少監陳愈亦降光義入城盡以府庫錢帛給軍士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之乃止故峽路兵始終秋毫不犯上聞之喜曰吾任得其人矣賜彬詔褒之

辛卯王全斌等至升仙橋蜀主備亡國之禮見于軍門全斌承制釋之蜀主復遣其弟保寧節度使雅王仁贄奉表求哀仁贄初見乾祐三年九國志孟昶世家及蜀檮杌皆言全斌承制釋昶罪昶翌日遂舉族歸朝據國史昶傳昶既見全斌復遣仁贄奉表得太祖還詔乃出蜀又據全斌傳全斌等入成都後十餘日劉

光義始自峽路至昶饋遺光義及犒其師並如全斌等若全斌十九日入成都昶二十日遂行安能饋光義且犒其師也然所稱後十餘日亦恐差誤按新録光義遂州之奏以二十一日到京師度其克遂州時必在中旬初遂州至成都不遠無緣滯留兩旬後始到也當是全斌等於魏城得昶降表後十餘日耳得降表十餘日乃二十三四間此時昶固未出蜀猶可以饋遺光義且犒其師也錦里耆舊傳云二月四日光義入城續傳又云十一日南路大軍始入城前傳差近之續傳比全斌傳又增十餘日矣今皆不取昶舉族歸朝疑在丁酉赦書到後不然二月間與偽官同發恐不能待仁贊還詔矣續耆舊傳云二月十九日離成都自眉州乘船下峽前傳又云十七日兩說又不同莫知孰是或者全師雄作亂二月間道路不通少留眉州三月上旬末始得下峽乎仁贊以正月十九日赴闕二月十九日見昶復上表謝不名及呼國母則三月七日也

丙申田欽

祚至自西川孟昶降表以其先人墳廟及老母為請上優詔答之并諭西川將吏百姓等使皆安堵如故

丁酉赦蜀管内蠲乾德二年逋租賜今年夏税之半凡無名科役及增益賦調令諸州條析以聞當除之成都民食鹽斤為錢百六十減六十諸州鹽減三之一民乏食者賑之擄獲生口還其主偽文武官將校奉孟昶來降者並委王全斌奏其名亡命羣盜許一月内陳首有懐才挺操恥仕偽庭者所在搜訪先賢丘壠並禁樵採

前代祠廟咸加營葺自全斌等發京師至昶降才六十六日凡得州四十六縣二百四十戸五十三萬四千二十九

宋朝大事記以劍閣之險太祖取之兵不過五萬自發京師至昶降不過六十六日何其易耶觀其遣將之日先為蜀主治第以待其至詔有司治昶第一區凡五百餘間遂以賜之又命所破郡縣傾府庫以賞戰士國家所取惟土疆爾則太祖混一之志固有以知之也初王師之下西蜀也諸將所過咸欲屠戮獨曹彬禁止之上聞之喜曰吾任得其人矣賜詔褒之王仁贍自蜀返歷詆諸將獨曰清廉畏謹不負陛下惟曹彬一人爾上嘗問彬以官吏能否彬惟薦沈義倫可任初沈義倫為隨軍轉運使入成都獨居僧寺蔬食東歸篋中所有圖書數卷上聞清節故擢用之人言創業之初貪可使也愚可使也詐可使也茍可以辦吾事而已是不

知師之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義也漢高祖雖得韓彭之力然終受韓彭之禍我太祖平蜀之功賞曹彬而責全斌任義倫而責仁贍或告全斌仁贍等在蜀豪奪子女隱沒貨財上責之蓋以曹彬用兵秋毫無犯義倫東歸圖書數卷而全斌仁贍之功不足以贖其貪酷之罪愛民之仁御衆之術兩得之矣　全斌等既入成都後數日劉光義等始至孟昶餽遺光義等及犒師之禮並如初已而詔書頒賞諸軍亦無差降兩路將士爭功始相疾矣先是全斌受詔每制置必與諸將僉議因是各為異同雖小事亦不能即决全斌及崔彥進王仁贍等日夜飲宴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子女奪財

貸蜀人若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聽全彬遣右神武大將軍王繼濤與供奉官王守訥守訥未見部送孟昶歸京師繼濤求宫人及金帛於昶守訥以白全斌乃留繼濤不遣繼濤河朔人也仁贍按籍詰所在軍資將治李廷珪焚蕩之罪廷珪恐問計於康延澤延澤曰王公志在聲色茍得其欲則置不問矣廷珪素儉約不畜妓女乃求諸姻戚得四人復假金帛直數百萬以遺仁贍由是獲免

是月改通州為達州　改萬春殿為長春殿

二月壬寅朔司天監言日當食驗天不食此據會要

癸卯命參知政事呂餘慶權知成都府樞密直學士馮瓚權知梓州舊録在正月丁酉丁酉二十五日也今從新録及本紀續者舊傳云餘慶以二月十二日到十二日癸丑也恐此時餘慶亦未能到但除目到耳　餘慶至成都時盜四起將士猶恃功驕恣王全斌等不能禁一日藥市始集街吏馳報有軍校被酒持刃奪賈人物餘慶立命擒捕斬之以狥軍中畏伏民乃寧居瓚至梓州視事才數日會

僞蜀軍校上官進嘯聚亡命三千餘衆刼村民數萬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箠梃相擊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雲騎兵三百人分使守諸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去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于市招降千餘人並釋其罪令復業州境遂安　以興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趙彦韜為興州刺史酬其鄉導之功也興州領置口寨寨多戍兵監軍傲很縱其下暴横居民苦

之通判周渭馳往諭以禍福斬其軍校衆心大服上聞而壯之詔書嘉奬命兼本寨鈐轄渭為興州通判不知何時疑初得興州即以命渭故因趙彦韜除刺史附見此事非有所按據也更須考詳　唐主煜及吳越王俶並遣使修貢賀長春節

丙午詔以西師所過民有調發供億之勞賜秦鳳隴階褒荆南房均等州今年夏租之半安復郢鄧州光化漢陽軍十之二居坊郭者勿輸半年屋稅　又詔僞蜀文武官並遣赴闕賜裝錢有差治行清白為衆所知者

所在州府以名聞發文武官赴闕新舊錄並無之此據本紀

丁巳權知貢舉盧多遜奏進士劉察等合格者姓名凡七人

庚申孟仁贄至自成都孟昶所上表有自量過咎尚切憂疑等語詔答之其畧曰既自求於多福當盡滌于前非朕不食言爾無過慮所答詔仍不名又呼昶母為國母

詔自嘉眉忠萬至荆南沿江分置驛船以濟行李

令文武官任川峽職事者不得以族行元從及僕使

以自隨者具姓名報樞密院給券

三月壬申朔宴廣德殿先是長春節後未賜宴孟昶納

降表使至故緩

癸酉詔諸道發義倉賑饑民者勿待報

乙未詔河東境上軍寨分遣人入北漢界招諭將吏兵

民苟能去逆效順當倍加安撫卑職者命以高秩假攝

者授以正員　晉州言北漢羅侯松谷兩寨指揮使張

貴等七百餘人來歸　以蜀降卒為奉義懷德懷愛軍

五代以来領節旄為郡守者大抵武夫悍卒皆不知書必自署親吏代判郡政一以委之多擅權不法戊戌詔諸州長吏或須代判許任賔席公幹者勿得使用元從人

是月孟昶與其官屬皆挈族歸朝由峽江而下據實錄此月戊寅孟昶上表謝詔書不名及呼國母戊寅初七日也昶傳稱昶得太祖還詔乃赴闕故隐度附見其事于此月然續耆舊傳云二月十九日離府自眉州乘船下峽沿路多值寇盜葢二月十九日初發成都其發眉州則續傳無其日或少留滯不可知也得還詔乃赴闕疑本傳必不妄則附其事于此月差審　初詔發

蜀兵赴闕並優給裝錢王全斌等擅減其數仍縱部曲侵撓之蜀兵憤怨思亂兩路隨軍使臣亡慮百數全斌及王仁贍崔彦進等共護恤之不令部送但分委諸州牙校蜀兵至綿州果刼屬縣以叛㑹文州刺史全師雄挈其族趨京師過綿州師雄嘗為蜀將有威恵恐叛兵脅之乃棄其家自匿後數日叛兵搜得之江曲民舍遂推以為帥衆十餘萬號興國軍全斌遣馬軍都監朱光緒將七百騎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

及稾裴師雄怒不復有歸志引衆急攻綿州刺史成彦饒以同華兵百餘人守其城橫海指揮使下邳劉福龍捉指揮使汾人田紹斌各以所部兵來援紹斌自東山西北迎擊賊福由山南出賊之旁夾攻之賊衆大潰斬首萬餘級擁入江水溺死者亦萬計紹斌又敗龍州賊黨千餘人師雄去攻彭州刺史王繼濤都監李德榮拒之都監戰死繼濤身被八創單騎走成都師雄入據彭州成都十縣皆起兵應師雄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

府置僚屬署節度使二十餘人令分據灌口導江郫新繁青城等縣彥進與步軍都指揮使張萬友先鋒都指揮使漁陽高彥暉通事舍人田欽祚同討之彥暉至導江與賊遇賊據隘路設伏竹箐中官軍直進箐中賊出官軍不利彥暉謂欽祚曰賊勢頗盛日將暮首尾不相應盍収兵詰朝與戰欽祚將遁慮賊躡其後紿謂彥暉曰公食重禄見賊逗撓何也彥暉即麾兵復進欽祚乃潛去彥暉獨與部下十餘騎力戰皆死之賊衆益熾全

斌又遣馬軍都指揮使張廷翰步軍都監張煦往張煦未見擊之復失利還師雄分兵緜漢州斷劍閣縁江置寨聲言欲攻成都自是邛蜀眉陵簡雅嘉東川果遂渝合資昌普戎榮十七州並隨師雄為亂郵傳不通者月餘全斌等懼時蜀兵幾三萬人屯城南教場全斌慮其應賊徙置夾城中將盡殺之康延澤請釋其老幼病者七十人餘則以兵護送浮江而下若賊果來刼奪即殺之未晚也全斌等不從據者舊傳則誅夾城降兵乃四月一日而本紀實録並載之二月末不知

何也豈二月末誘致而未誅四月初始誅之實録本紀因其誘致即并書其事乎然事不容如此遲久者舊傳當得其實也光緒彦饒德榮未見張煦有傳開封人開寶末為府中牙校非此步軍都監也

自唐天寶以來方鎮屯重兵多以賦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五代方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歛以自利其屬三司者補大吏臨之輸額之外輒入已或私納貨賂名曰貢奉用冀恩賞上始即位猶循常制牧守來朝皆有貢奉及趙普為相勸上革去其獘是月申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以助軍實悉送都下無

得占留（去年已有此詔故此云申命）時方鎮闕守帥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院間遣京朝官廷臣監臨又置轉運使為之條禁文簿漸為精密由是利歸公上而外權削矣　國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荊湖下西蜀儲積充羨上顧左右曰軍旅饑饉當豫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乃於講武殿後别為内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椿庫凡歲終用度羸餘之數皆入焉（别置庫本志及他書皆云在乾德初未審何年計必是平西川後也）

因命諸州不得占留金帛附見其事

夏四月辛丑朔王全斌誘殺蜀兵二萬七千人於夾城中此據唐延澤平蜀實録與耆舊傳合詔孟昶先代墳塋無得焚毀復守冢戶官歲給粟帛充時享

乙巳輝和爾遣使來貢方物

壬子令京城夜漏未三鼓不得禁止行人

癸丑唐主遣使來修貢賀平蜀也

丙辰改西川感化耀武等軍並為虎捷王全斌奏諸軍平草寇有功請備禁旅故也

癸亥募諸軍子弟導五丈河貫宫城歴後苑内庭池沼水皆至焉

乙丑放洋州義軍八百人歸農　賜西川行營將士疉茶

五月辛未朔詔諸道州府先發遣前資幕職令録等到闕已經引對者各放還去京二千里者減一選已上者減兩選無選可減者免取文解便令赴集

壬申幸迎春苑宴射

先是上遣使以御府供帳迓孟昶於江陵且命有司為
昶官屬治第又遣使至江陵分給鞍馬車乘乙酉昶至
近郊皇弟開封尹光義勞之玉津園丙戌大陳諸軍於
闕前昶與弟仁贄子元喆元珏元珏初見乾祐三年宰相李昊等
三十三人素服待罪明德門外詔釋罪賜昶等襲衣冠
帶上御崇元殿備禮見之禮畢御明德門觀諸軍按部
還營遂宴昶等於大明殿賜物有差
丁亥賜侍衛諸軍內庫衣服錢帛有差

戊子赦天下死罪降徒流流以下釋之配役者免居作

己丑免孟祀三日朝恭

壬辰復宴祀及其子弟于大明殿　于闐國宰相因沙門善名等來京師致書于樞密使李崇矩願結歡好上令崇矩報書賜以器幣　詔諸軍小校以上死者官給賻物或嗣絶及孤幼不能申請者令中使就賜之　遣常參官十八人分往諸道受民租慮州縣官吏掊斂之害也　偽蜀官倉納給用斗有二等受納斗盛十升出

給斗當八升七合詔自今給納並用十升斗據本志分遣常參官受民租在乾德二年五月其下即言偽蜀用斗按二年則猶未平疑二年字當作三年今移見于此

是月唐司空平章事嚴續出為潤州節度使時機務多歸樞密院宰相備位而已中書舍人樞密副使豫章陳喬柔懦畏怯吏潛結權倖多為非法皆不能制喬累遷門下侍郎樞密使喬初見顯德五年

六月甲辰以孟昶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長子元喆為泰寧節度使伊審徵為靜難節

度使戊申以昶弟仁贄為右神武統軍仁裕右監門衛上將軍仁操左監門衛上將軍次子元珏為左千牛衛上將軍李昊為工部尚書歐陽炯為右散騎常侍仁裕仁操見乾祐三年

庚戌孟昶卒上為輟五日朝贈尚書令追封楚王謚恭孝賻布帛千疋葬事官給初昶母李氏隨昶至京師上屢命肩輿入宫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上曰歸蜀耳李氏曰妾

家本太原儻獲歸老并門妾之願也時上已有北征意

聞其言喜曰俟平劉鈞即如母所願因厚加賚賜及昶

卒李氏不哭舉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至今日

吾所以忍死者為汝在耳今汝既死吾安用生因不食

數日亦卒　潞州言太原官吏將校多來歸者詔優給

裝錢部送闕下

初南漢邵廷琄屯於洸口以待王師會王師退舍廷琄

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頼以少安有投匿名書

譖廷琄將圖不軌南漢主信之是月遣使賜廷琄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琄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洸口祠之

秋七月巳巳上泛舟於後苑新池賜從官飲　遣使犒西川行營將士

乙亥珍州刺史田景遷内附

丁酉幸教船池遂幸玉津園宴射　詔洽州復為懿州

時五溪團練使洽州刺史田處崇言先是湖南節度使

馬希範以敘州潭陽縣為懿州命臣叔萬盈為刺史希範死其弟希萼改為洽州願復舊名從之仍鑄印以賜處崇

是月始令諸州録叅與司法掾同斷獄從宗正丞趙郃之請也郃未見

上聞西川行營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殺之者亟召至闕斬于都市初近臣營救頗切上因流涕曰興師弔伐婦人何罪而殘忍至此當速置法以償其冤二事並從國史志未見他書會要亦有同斷獄事

八月戊戌朔令天下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其後又以木梃為高下之等給散諸州軍委長吏都監等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都下上每御便殿親臨試之用趙普之謀也

癸未河決開封陽武縣

戊申詔偽蜀將士妻子並發赴闕官給舟乘縣次續食有父母者別給錢五千

巳酉詔川峽軍人亡命者令王全斌等恤其家

殿直成德鈞部送偽蜀軍校在路受賕為人所告戊申

斬德鈞於寛仁門外

庚戌修文明殿成文明殿即端明殿也國初改焉

辛酉以左散騎常侍歐陽炯為翰林學士炯性坦率無

檢束雅喜長笛上聞召至便殿奏曲御史中丞劉温叟

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

人事上曰朕頃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炯至宰相尚習

此伎故為我擒所以召炯欲驗言者之不誣耳溫叟謝曰臣愚不識陛下鑒戒之微旨自是亦不復召炯矣溫叟一日晚歸過明德門西闕前上方與中黄門數人登樓騶者潛知之以白溫叟溫叟令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直言人主非時登樓則近侍咸望恩宥輦下諸軍亦希賞給臣所以呵導而過者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上善之

甲子南漢宦者莫少璘等七人來降

九月己巳上御講武殿閱諸道兵得萬餘人以馬軍為驍雄步軍為雄武並屬侍衛司

壬申命蜀部諸州各置克寧兵五百人

丙子重陽宴近臣于長春殿

己卯以度支郎中蘇曉為淮南轉運使曉建議榷蘄黃舒廬壽五州茶置十四場籠其利歲入百餘萬緡

辛巳權判三司趙玭坐軍食損壞失於檢視奪一季俸

乾德二年五月玭權檢點此不當書判會要亦但稱權檢點

河決澶州

戊子幸西水磑

庚寅侍御史蘇善鄰除名流沙門凸坐知陳州日不法也

壬辰始遣宫人詣安陵上冬服歲以為常自後清明亦往

甲午詔南州復為漳州先是王氏據閩中董思安為漳州刺史思安父諱章故改為南州至是復之董思安初見開運元年

乙未令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使及臺省寺監開封興元尹皆別鑄新印比舊制悉增大焉革五代之獘陋也

是月唐光穆聖章后鍾氏殂江左籠山澤之利國帑甚富德昌宮其外府也簿籍淆亂不可稽考劉承勲掌宮事盜用無筭后喪衛士當給服者皆無布但賦以錢其後德昌宮中屋壞得布四十間殆千萬端蓋義祖相吳日所貯也其無政事類此

冬十月戊申遣染院副使李光嗣如江南弔祭光嗣未見

忠州民以魚為膏偽蜀時嘗取其算乙卯詔除之
己未太子中舍王沼棄市坐權知西縣受贓枉殺人也
乙丑令吏部流内銓以見任京西南州縣官滿一周年者移注西川南北邊歸降人及年七十以上者勿復移注
十一月庚午斬雄武卒百餘人先是上謂權侍衛步軍司事保寧留後王繼勳曰此軍新募或無妻當有願與為婚者不須備聘財但酒炙可耳繼勳不能喻上旨縱

今部下掠人子女里巷為之紛擾上聞大驚即命捕得人情始安小黃門閻承翰見而不奏亦杖數十獨以孝明皇后故釋繼勳罪因詔左右街使案宋史職官志有左右街使此作衙使疑誤京師衢肆事有非常者即以聞承翰真定人也

丙子輝和爾遣僧法淵來貢方物

戊子日南至受朝賀于文明殿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宮懸仗衛如元會禮畢羣臣詣崇德殿上壽　賜西川行營將士衆蜀土之所乏也

初全師雄之黨攻劒州刺史右龍武將軍張仁謙足疾不能戰欲棄城遁通判主客員外郎元氏董樞不可乃引兵擊賊敗之招降數百人仁謙媿恨因飲樞酒令醉盡殺降者乃誣奏樞陰與賊通會有中使自蜀還備言其事上並召赴闕令廷辨曲直仁謙理屈又下御史臺鞫之乙未黜仁謙為宋州教練使擢樞比部郎中　始賊攻眉州刺史趙延進延進未見懼賊之衆力不能敵將以麾下奔嘉州通判段思恭止之因率屯兵與賊戰彭山

士觀望無鬬志思恭遂募先登者許以厚賞於是諸軍鼓勇力鬬賊遂敗走思恭矯詔出上供錢帛給之其後度支劾思恭擅發官帑請繫獄治罪上嘉其果幹有詔勿劾即命思恭知州事思恭晉城人也段思恭事日月無所考見因附之董樞後思恭通判眉州亦在此年二月

契丹侵易州略居民上令監軍李謙昇謙昇未見率兵入其境俘生口如所略之數俟契丹放還易州之民然後縱之

秘書監判大理寺汝陰尹拙等言後唐劉岳書儀稱婦

為舅姑服三年與禮律不同然亦準敕行用請别裁定之詔百官集議尚書省左僕射魏仁溥等二十一人奏議曰謹按禮内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即舅姑與父母一也古禮有期年之説雖於義可稽書儀著三年之文實在理為當蓋五服制度前代增益已多即如嫂叔無服唐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為五月嫡子婦大功增為期衆子婦小功增為大功父在為母服周高宗增為三年婦人為夫之姨舅無服明皇令從

夫而服又增姨舅同服緦麻及堂姨舅服袒免迄今遵行遂為典制伏況三年之內几筵尚存豈可夫衣衰麤婦襲紈綺夫婦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至治況婦人為夫有三年之服於舅姑而止服周是尊夫而卑舅姑也且貽憲皇太后喪孝明皇后親行三年之服可以為萬代法矣十二月丁酉始令婦為舅姑三年齊斬一從其夫

戊戌升北海軍為濰州

己亥令川峽諸州監軍巡檢無得與州縣事

己酉畋近郊

戊午甘州輝和爾汗與于闐國王及瓜沙州皆遣使來貢方物先是沙門道圓出遊西域二十餘年於是與于闐朝貢使者俱還獻貝葉經及舍利癸亥上召見之問其山川道路及風俗一一能記上喜賜以紫衣及金幣

是月詔溪州領五溪團練使刻印賜之

是歲北漢主遣駙馬都尉白昇昇未見奉表謝過于契丹

且請釋遣前使契丹不報又遣其子繼文及宣徽使李光美（光美初見廣順元年）性亦被執自是文武内外官屬悉以北使為懼而抱負才氣不容于權要者乃多為行人矣

初全師雄至新繁劉光義曹彬領軍破之生擒萬餘人師雄退屯於郫王全斌王仁贍又率兵破之師雄走灌口寨有陵州指揮使衷廷裕者師雄署為本州刺史衆萬餘仁贍復生擒廷裕磔于成都賊鋒稍衄徒黨散保州縣未幾虎捷指揮使怨其帥不禮率部下兵叛于嘉

州橫衝指揮使吳瓌虎捷水軍校孫進等皆應之殺知州客省使武懷節戰棹都監劉漢卿遂與全師雄偽所署將劉澤合勢衆至五萬逐普州刺史劉楚信殺通判劉沂按實録二月壬寅朔以左驍衛將軍劉楚信為普州刺史八月己酉又書以西川兵馬都監康延澤為普州刺史蓋楚信被逐除延澤代之也然則呂翰初叛時當在夏秋間矣果州軍校宋德威虎捷指揮使馮紹文亦殺知州八作使王永圖通判劉渙都監鄭元弼而遂州牙將王可僚又刼州民為亂時賊所在蠭起此但其姓名可紀者耳均州刺史西南

面水陸轉運使曹翰率兵會王仁贍等圍呂翰於嘉州

呂翰棄城走遂入保之是夕賊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

進攻翰諜知之戒掌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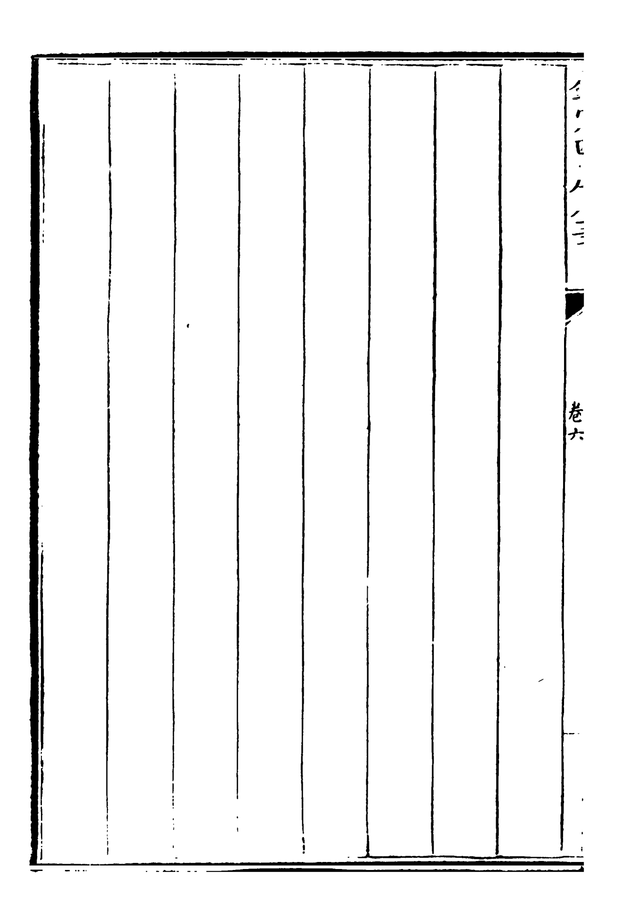
遁追襲大破之殺戮數萬人呂翰引餘衆走保雅州自全

師雄至新繁以下至呂翰走保雅州新舊録及本紀並無月日全斌傳但以未幾及俄頃等語總結為一段按明年六月本紀乃書全斌攻師雄于灌口其初入時必此年春夏間也師雄六月敗閏八月本紀始書全斌克雅州翰被殺其初走時亦當在此年夏末秋初或八九月間都不可知也既無所繫故并載于此者舊傳云呂翰九月叛十一月平與國史差平蜀實録與耆舊録傳同今不取

於八月己酉詔以西

川兵馬都監康延澤為普州刺史延澤詣王全斌請兵護送之任全斌才給以百人延澤至簡州招集亡叛凡得千餘人教習戰陣擁以去及境賊申雕領衆五千來逆延澤擊敗之生擒七百人斬其受賊署者百餘輩餘皆遣釋揭示威信所招集又得三千人遂破劉澤三萬餘衆賊勢稍沮十一月丁卯朔延澤入普州先是州城悉被焚蕩乃依山設柵自固且行且戰聚糧於遂州復城普州既而劉澤領衆來降詔以延澤兼東川七州招

安巡檢使延澤入普州月日此據平蜀實録八月十二日再見此用左氏法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

宋 李燾 撰

太祖

乾德四年春正月丁卯朔御文明殿受朝

乙亥遣中使塟樞密直學士趙逢妻朱氏時逢權知閬州上聞其妻病死京師故令官給塟事逢性慘酷其在閬州會賊蠭起攻逼州城逢捍禦有功及事平誅滅者

近千家

丙子遣供奉官都知曹守琪守琪未見等分詣江陵鳳翔賜偽蜀郡臣家屬錢帛疾病者給以醫藥

丙戌詔三司鹽鐵度支戶部判官除各行本司公事外自今應有改移制置支撥折科增減條流轉輸供億凡干起請並繫商量切在從長務令允當若或事未諳詳理須詢訪即宜關牒以問別司別司纔受公文便須盡理回報具明可否方得施行苟涉稽違當行黜責若或

因而更改頗叶便宜仍具奏聞並充課績若在省曾編

咨謀事猶未決即許牒逐路轉運使問其利害其轉運

司承受公文亦准此應報或當軍期不在此例應三司

使或有行遣未當本判官並須執諮如事理顯明不肯

依據即許面取進止或事有已經敷揚稱奉旨施行者

若未通便亦許指陳或本司判官避事不言仍許別部

判官及逐路轉運使直具利害聞奏賞罰之典斷在必

行應逐司判官各置歷批書課績與判使通署每至年

終當議考較黜陟或明知利害而循默不言便當舉行不須歲終應三司各置推官一員令總斷逐司公案兼專掌勾司公事仍别給印應三司使如點檢得判官等起請行遣不當公事亦置歷批書諸道轉運使如見三司行下公事有不便於民者許直具事狀以聞不得隱避其所行公事及申奏起請改正條件亦仰置歷批上逐季進呈以憑校定考第明行黜陟

丁亥以客省使丁德裕為西川都廵檢使與引進副使

王班内班都知張嶼同領兵數千人赴西川時全師雄之黨猶未殄滅也張嶼未見

己丑幸迎春苑宴射　詔達州偽蜀時刺史於部下無名科率並罷之　北漢入寇命西北諸鎮出兵禦之

是月契丹又侵易州監軍任德義德義未見擊走之令關南兵馬都監及雄霸瀛鄚等州刺史勒所部兵校獵於幽州境上以耀威武此據國史契丹傳本紀但書關南及四州耀武事不書任德義事乃於開寶四年正月始書德義事恐本紀誤也

二月癸卯上親視宫城版築遂幸北園宴射

丙辰安國節度使羅彦瓌言與西上閤門副使田欽祚大破北漢軍於静陽砦斬首千餘級擒其將鹿英等獲馬三百匹兵仗三萬餘　于闐國王遣其子德從來貢方物

初渝州賊杜承褎刼衆圍州城外援不至判官卞震躬率士卒拒守為流矢所中有詔褒之創甚不能臨軍而州兵重傷卷甲宵遁刺史陳守習（守習未見）通判氏居方遂

降賊承褒入據州署以偽官厚賄誘震震皆斬其使因遣人説賊黨東章述朝廷威德諭以禍福章者本州校也既懼且信伏兵擊承褒承褒雅不為備衆遂大潰震與守習等分部餘賊討平之既而有司言守習居方嘗失守降賊當死震以前功得贖丁巳守習為淄州教練使免居方官震成都人也下震傳以陳守習為陳文襲今從實録

辛酉令西北諸州俘獲北漢生口並給以田及農具種食

權知貢舉王祜言進士合格者六人諸科合格者

九人上恐其遺才復令於不中選人內取其優長者第而升之

甲子賜西川諸州今年夏租之半無苗者復之　岳州言火焚衙署倉廩庫務居民廬舍殆盡

三月癸酉詔廢義倉以民重疊供輸復成勞擾故也

甲戌始賜百官新火　占城國遣使朝貢

乙亥殿前都虞候楊義暴疾失音上軫其第賜錢二百萬命掌軍如故義忠實無他腸故上委任之不疑雖不

能言而指顧之間衆皆稟令軍政肅然有童奴田玉者善揣度義意每上前奏事及對賔客或戒敕部下義必回顧玉晝掌中為字玉盡曉馬因代義開說皆如義所欲

己卯淮南諸州言江南饑民數千人來歸令所在發廩賑之　賜沿邊將士薑茶

癸未詔川峽諸州長吏察民有偽蜀日所輸煩苛詔所未蠲者悉便宜除之　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人請遊西

域詔許之仍賜錢三萬遣行

乙酉韋玉津園令衛士騎射賜從官飲　大理正高繼申繼申未見言准刑統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親屬犯罪各用蔭減贖伏恐年代已深子孫不肖為先代曾有官品不畏憲章欲請自令犯罪人用祖父親屬蔭減贖者即須祖父曾任皇朝官據品秩得使前代官即須有功及國有惠及民為時所推官及三品以上者方可從之

夏四月丁酉占城國王悉利馳盤遣使貢方物　禁荆

湖諸州造盡厭

庚戌修崇元殿成改曰乾元殿名近臣諸軍校觀之賜近臣器幣軍校帛役夫錢　前絳州防禦使彭城郭廷謂（廷謂初見顯德四年）為靜江留後權知梓州偽蜀時有莊屯户車脚户皆直隷州將鷹鷂户日獻雉兎田獵户歲入皮革又有鄉將都將等互擾閭里廷謂至悉除之

壬子罷光州歲貢鷹鷂放養鷹户

丁巳契丹天德節度使于延超與其子仁愛來降以延

超延超仁愛未見為右千牛衛大將軍領天德節度使實録於庚申始載延超除右千牛衛大將軍令并書於此

河南府進士李靄案宋史及薛應旂續通鑑皆作李藹決杖配沙門島靄不信釋氏嘗著書數千言號滅邪集又輯佛書綴為衾裯為僧所訴河南尹表其事故流竄焉

戊午以兩浙衙内都指揮使台州團練使錢惟治領寧遠節度使依前兩浙衙内都指揮使惟治吳越王俶之長子也

庚申韋燕國長公主第視疾

辛酉詔以江南洊饑許沿江百姓過江樵採貿易獨商旅禁之如故本紀在七月今從實錄

是月詔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儻規致於羨餘必深務於掊克知光化軍張全操全操未見上言三司令諸處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上其名請行賞典此尚非掊納民租私減軍食亦何以致之宜追寢其事勿復頒行除官所定耗外嚴加禁之食貨志載此詔於乾德四

年四月不得其日張全操江東人再見興國二年二月疑即此全操也

五月乙丑朔詔川峽諸州偽蜀政令有煩苛刻削害及民者累詔禁止蠲除之吏或不能遵守奉行未悉卷置於罪自令其勿復令部曲主掌事務及於部内貿易與民爭利違者論如律

庚午幸玉津園宴射

癸酉始令諸司法物以文繡易彩繪　唐主遣使來貢賀文明殿成也

甲戌光祿少卿郭玘棄市玘知衛州以贓聞詔左拾遺袁仁鳳鞫其事罪不至死又遣左拾遺張純覆實乃寘於法（仁鳳純未見）

先是上遣右拾遺孫逢吉（逢吉未見）至成都收偽蜀圖書法物乙亥逢吉還所上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毀圖書付史館孟昶服用奢僭至於溺器亦裝以七寶上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上躬履儉約常衣澣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尚質素寢殿設青布緣葦簾宮闈帟幕

無文采之飾甞出麻屨布裳賜左右曰此我舊所服用也開封尹光義因侍宴禁中從容言陛下服用太草草上正色曰爾不記居甲馬營中時耶 上初命宰相譔前世所無年號以改今元既平蜀蜀宫人有入掖廷者上因閱其奩具得舊鑑鑑背字有乾徳四年鑄上大驚出鑑以示宰相曰安得已有四年所鑄乎皆不能答乃召學士陶穀竇儀問之儀曰此必蜀物昔偽蜀王衍有此號當是其歲所鑄也上乃寤因嘆曰宰相須用讀書

人由是益重儒臣矣趙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上每勸
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此事不知果何時既無所繫因附見收偽蜀圖書法物之後
上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
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顯德中從世宗平淮甸或譖
上於世宗曰趙某下壽州私所載凡數車皆重貨也世
宗遣使驗之盡發籠篋唯書數千卷無他物世宗亟召
上諭曰卿方為朕作將帥闢封疆當務堅甲利兵何用
書為上頓首曰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寄任常恐不

逮所以聚書欲廣聞見增智慮也世宗曰善

丙子詔西川幕職州縣官料錢先以他物折充者自今並給實俸

丁丑令諸州長吏察民有父母親屬疾病不視醫藥者深懲之實錄但指西川令從本紀

庚寅上親試制科舉人姜涉等於紫雲樓下從容謂翰林學士承旨陶穀曰則天一女主耳雖刑罰枉濫而終不殺狄仁傑所以能享國者良由此也因論前代帝王

得失日晡乃罷渉等所試文理踈畧不應策問並賜酒食遣之

保寧留後虎捷左右廂都虞候權知侍衛步軍司事王繼勲恃恩驕恣為部曲所訟付中書鞫實六月己亥奪其軍職命左金吾衛大將軍杜審瓊代之以繼勲為彰國留後　左拾遺權知濰州徐雄坐隱官物除名流沙門島

甲辰河決澶州觀城流入大名境壞民廬舍　王全斌破賊帥全師雄於灌口寨擒其黨二千人師雄以衆趨

金堂新舊録並不著此事本紀於河決觀城下即書之而闕其日按實録河決觀城乃甲辰六月十一也十三日丙午本紀載私養官者詔與實録同其間獨無乙巳然則全斌破師雄亦當是十一日甲辰乎更須詳考平蜀實録載全師雄以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病死金堂與國史異今但從國史

丙午詔内官及三十以上乃許養一子士庶不得以童男養為官者 澧州刺史白全紹免官以縱紀綱於部内擾民規財故也

丁未詔西川轉運使沈義倫於成都寫金銀字金剛經傳置闕下

辛亥南州蠻進銅鼓一請内附

甲寅契丹横海節度使桑進興進興未見來降以進興為左

千牛衛將軍　達勒達國天王娘子及宰相于允越皆遣

使來修貢國史及會要俱稱四年夏因附此新舊録無之

秋七月乙丑詔自今諸州吏民不得即詣京師舉留節

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幕職州縣官若實

以治行尤異固欲借留或請立碑頌者許本處陳述奏

以竢裁

丙寅詔自京至成都沿路州縣有偽蜀職官將吏及其親屬疾病者所在給醫藥賜以錢帛

戊辰王全斌言西南夷首領兼覇州刺史董景等内附

案宋史及薛應旂續通鑑皆作董暠

己巳幸造船務又幸開封尹北園宴射

癸酉賜西川行營將士錢帛有差

甲戌以前永州刺史晉陽安守忠為漢州刺史守忠初護屯田兵於河陰王師克興元上名守忠謂曰遠俗苛

虐南鄭走集之地卿為朕撫和之即遣守忠權知興元
於是移守漢州時王師未還供億倍費公帑不足守忠
助以私錢上每遣使必戒之曰安守忠在蜀能自律己
汝見當效其為人
丁丑溪州刺史田思遷以銅鼓及方物來貢
戊寅禁淮南道私鑄錢
庚辰詔罷劒南道米麪之征　令華州民無出今年租
旱故也

丁亥給州縣官俸户詔書言非漢乾祐二年敕按舊史在七月而通鑑不載 賜川峽諸州民今年秋租之半 復置静戎軍於梓州 令諸州就州廨作檢納廳以受民租

是月以孔子四十四代孫宜為曲阜縣主簿宜舉進士不中因上書述其家世特命之

八月丁酉詔西川民欠偽蜀臣僚私債者悉令除放

辛丑名宰相樞密使開封尹翰林學士竇儀知制誥王祐等宴紫雲樓下因論及民事上謂宰相趙普等曰下

愚之民雖不分赦麥如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普對曰陛下愛民如此乃堯舜之用心也會要以為乾德元年八月九日令從實録本紀實儀元年十一月乃為學士王祜三年二月乃知制誥安得元年八月二人便以兩制與宴會要誤也

壬寅詔以憲府繩姦天官選吏秋曹讞獄俱謂難才理宜優異應御史臺吏部銓南曹刑部大理寺自知雜御史郎中少卿以下本司莅事滿三歲者遷其秩御史中丞尚書侍郎大理卿别議旌賞其奏補歸司勒留官令

史府史各誠一選

先是上與趙普言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馮瓚材力當世罕有真奇士也嘗欲大用之普心忌瓚因蜀平遂出瓚為梓州潛遣親信為瓚私奴伺察其過間一歲奴遂亡歸擊登聞鼓訴瓚及監軍綾錦副使李美通判殿中侍御史李檝等為姦利事美檝未見上急名瓚等赴闕面詰之下御史鞫實而奴辭多誣普復遣人至潼關閱瓚等囊裝得金帶及他珍玩之物皆封題以賂劉嶅嶅時

在皇弟開封尹光義幕府（鰲末見）瓚等乃皆伏辜獄具普白上言瓚等法當死上欲貸之普執不可上不獲已庚戌詔並削名籍瓚流沙門島美海門島鰲免所居官李檝者嘗與王德裔佐王饒幕府（德裔末見）上以孝明皇后故識之德裔輕率而檝謹厚上薄德裔而厚檝至是檝特免配流未幾復御史（劉鰲附見賈琰傳云嘗事太宗藩府至戶部郎中天禧中錄其孫從簡為三班奉職不知當此時為開封府何官也真宗實錄天禧四年四月載鰲母張表言鰲嘗為太宗府佐淪沒至今三十年子孫絕無祿食者上憫之故命從簡以官然亦不記鰲官為何等也）建隆三年九月丁丑以開

封府判官刑部員外郎劉慜為工部郎中充職然則慜在潘府實為判官也新錄又稱劉慜等已從別勅處分恐瓚金帶等不獨賂慜一人也大抵新舊錄載此事亦若有所避忌故不悉詳當細考之

辛亥幸玉津園宴射

壬子衛州大火焚公廨倉庫居民廬舍九百區

甲寅詔以夏麥既登秋稼復稔令州縣長吏勸民謹儲蓄戒佚遊以備凶荒王偁東都事略詔曰豐年之詠播於頌聲廣蓄之訓垂於載籍令三時不害百姓小康田里無愁歎之聲壠畝有遺滯之穗州縣長吏等職司牧養義當勸率俾及歲穰各務儲積或値凶歉不至匱乏古者倉廪實禮節興所宜禁民蒱博勿致游惰戒其崇儉免於糜穀申嚴條教稱朕意焉

乙卯上御講武殿親録繫囚多所原減　河決滑州壞靈河大堤詔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馬步軍都頭王廷乂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所漲泛民田悉蠲其秋租至十月堤成水復故道廷乂景之子也

閏八月甲子以瀧口鎮為永康軍　王全斌言破賊帥呂翰克雅州翰走黎州為其下所殺棄尸水中新舊録皆無之

本紀載此事於丙寅後乙亥前丙寅初五日乙亥十四日也不知此事的在何日按實録是月乙丑以酒坊使扈繼能權知雅州乙丑初三日也或者朝廷因全斌奏克雅州始命扈繼能故移此事載於乙丑前更須考詳

初蜀置静南軍使扼卭崍百丈曹光實父子繼居其任光實後遷永平捕盗遊奕使有夷人張忠樂者常群行攻刼且憾光實嘗殺其徒黨乘蜀之亡夜率衆數千環光實所居鼓譟並進光實負其母揮戈突圍以出賊衆辟易不敢近光實舉家三百餘口賊殺之無噍類又發其父塜壊棺槨光實詣全斌訴其事且圖雅州地形要害及用兵攻取之計請官軍先下之全斌壯其勇敢遂令為大軍鄉導果克其城獲忠樂而甘心焉全斌乃署

光實為義軍都指揮使光實又以所部兵盡平黎州殘寇全斌令光實權知黎州兼黎雅二州都廵檢使安集勞來蠻夷懷之

乙丑曹州言河水溢入南華縣壞民廬舍

丙寅詔吏民先陷蜀踰十五年者除墳塋外其田宅不得理訴

己巳澶州言河水溢入衛南縣界民登邱阜以避之

庚午索殿前諸軍亡賴者得十數人悉黥配義豐監

癸酉命殿前侍衛將校大閱戎事於軍中

五代以來常檢視見墾田以定歲租吏緣為姦稅不均適由是百姓失業田多荒萊上惻然憫之乙亥下詔禁止許民闢土州縣不得檢括止以見佃為額王偁東都事略詔曰五代以來兵亂相繼國用不足庸調繁興朕歷試艱難周知疾苦省嗇用度未嘗加賦優卹災沴率從蠲復所在長吏明加告諭自令百姓有能植桑棗墾闢荒田者只輸舊租

癸未鄆州言黃河水入界

乙酉淄州刺史李處耘卒上特為輟一日朝贈宣德節

度使遣中使護喪事賜塋地於洛陽偏橋

己丑幸開封尹北園遂射於後苑　以棣州團練使何繼筠為本州防禦使　唐主遣使來貢助修乾元殿本紀及新錄皆無之獨舊錄於己丑日載此

詔殿前侍衛諸軍及邊防監護使臣不得選中軍驍勇者自為牙隊　草澤盧諠諠未見言西川官已不拘選限注授有懷勑不赴僥倖近地員闕者請罰之詔復與一月限違者削官賜諠同學究出身

是月詔求亡書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者令史館視其篇目館中所無則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具以名聞是歲三禮涉㢸三傳彭榦學究朱載皆應詔獻書總千二百二十八卷命分置書府賜㢸等科名此據會要

王全斌等械送孫進吳瓌等二十七人至京師上親詰其叛亂之狀皆具服九月壬辰朔戮諸門外進尤凶恣遂族之初西川戍卒或亡命在賊黨中有請按誅其妻

子上以語樞密使李崇矩崇矩曰彼叛亡固當孥戮然按其籍死者幾萬餘人上曰朕慮其間有被賊驅脅非本心者乃盡釋弗誅

庚子重陽宴長春殿

甲辰占城國遣使貢馴象

乙巳幸教船池遂幸玉津園觀衛士騎射

丙午詔吳越王俶復會稽縣五戶奉禹冢禁樵採春秋祠以太牢

乙卯命刑部員外郎和峴改築南郊壇距京城九里許尋復止之

丙辰左衛大將軍權點檢侍衛步軍司事贈太保寧國節度使謚恭僖杜審瓊卒

丁巳以龍捷左右廂都指揮使馬邑黨進權侍衛步軍司事先是禁軍校自都虞候以上悉以所掌卒伍之數細書於所執之梃謂之杖記如笏記焉進本出外裔不識文字上一日問進兵籍幾何進不能對舉梃曰盡在

是矣上笑謂其忠實益厚之進每擐甲冑則髭鬚皆磔

竪目光如電視之若神人　普州言兎食秋稼殆盡

庚申詔曰朝廷比設賔佐兼置掾屬同參郡政務守詔

條豈可使紀綱之僕干與公務甞申約束著于甲令近

者武寧節度使高繼冲元從軍將高從志輒紊經制瀆

我憲度果以賄敗俾從竄逐諸藩侯州牧等其謹守前

詔勿自貽悔

冬十月辛酉朔詔太常寺自今大朝會復用二舞先是

晉天福末中原多故禮樂之器浸以淪廢上始命判太常寺和峴講求修復之别造宫懸三十六簴設於庭登歌兩架設於殿上又置皷吹十二案及舞人所執旌纛干戚籥翟等與其服皆如舊制云

癸亥詔歷代帝王陵廟皆給守户致祭禁樵採諸州長吏縣令佐常檢察之

初興州刺史王晉卿為漢州刺史時寇盜充斥晉卿嚴武備設方略擒捕翦滅靡有遺漏由是劇賊無敢窺其

境者然以贖貨聞上惜其才不問秩滿歸闕移疾求散官乙丑授左監門衛將軍奉朝請晉卿貢重錦十匹白金十兩稱謝上欲以厲節風厲之詔却不受晉卿河朔人也

巳巳詔諸州長吏告諭蜀邑令尉禁者長節級不得因徵科及巡警煩擾里民規求財物其鎮將亦不得以巡察鹽麴為名輒擾民户

壬申南郊齋宮壞詔奪權判三司趙玭度支判官侯陟

俸各一月坐不以時完葺也太常寺掌事吏並罰金本批傳云坐損壞軍食失於檢視奪一季俸乃去年事也齋宮壞本傳不書今從新錄即以批為三司使則誤也今從本傳及百官表

丙子改閬州保寧軍為安得軍　詔偽蜀時邊郡守將遣牙校齎信幣入黔南井院及思費播夷獠南辰錦等州率用私覿以邀厚報頗聞夷獠甚苦其事自今諸州當遣使者勿得受其獻　先是上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命判太常寺和峴討論其理峴上疏曰十二月聲含

在寂默古聖設法演而出之先立尺寸作為律吕三分損益上下相生取合其音謂之形器但以尺寸長短非書可傳故累秬黍求其準的後代試之或不符合臣謂西京銅望臬可校古法即今司天臺影表上石尺是也取王朴所定尺校之短於石尺四分樂聲之髙盖由於此夫影表能測天地律管所冝準繩上乃令依古法别造新尺并黄鍾九寸之管使工人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又内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契

合復下尚書省集議衆皆僉同遂重造十二律管以取聲由是雅樂音始和暢

十一月癸巳日南至上御乾元殿受朝畢常服御大明殿羣臣上壽初用雅樂登歌及文明武功二舞酒五行而罷

自平湖南諸州皆置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多與長吏忿爭常曰我監州也朝廷使我來監汝長吏舉動必為所制或者言其太甚宜稍抑損之乙未詔諸道州

通判無得怙權狥私須與長吏連署文移方許行下會要云時以偽官初録用慮未忠事故有是命本紀詔語亦與會要略同惟新録不然今從新録仍以歐陽修歸田録附益之

彰國留後王繼勳自罷兵柄常怏怏專以臠割奴婢為樂前後被害者甚衆一日天雨墻壞羣奴突出守國門訴寃上大駭命中使就詰之盡得繼勳所為不法事丁酉詔削官爵勒歸私第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未至改右監門衛率府副率

戊戌詔荆湖西蜀官為郡國長吏者初奉條詔未能詳悉必資僚屬以佐其治事無大小宜與通判或判官録事同裁處之

上以翰林學士禮部尚書竇儀在滁州時弗與親吏緡事在顯德三年三月每嘉其有執守屢對大臣言欲用為相趙普忌儀剛直遽引薛居正及吕餘慶參知政事陶穀趙逢高錫等又相黨附共排儀上意中輟癸丑儀卒上憫然謂左右曰朕薄祜天何奪我竇儀之速也優詔贈右僕

射上嘗納涼後苑召儀草制儀至苑門見上岸幘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閤門使以奏上自視微笑遽索冠帶而後召入未及宣詔意儀亟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臣雖不才不足以動聖顧第恐豪傑聞而解體也上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或以此事為陶穀誤也穀必不辨此丁謂談録亦稱竇儀）

詔重寬鹽麴法官鹽闌入至百斤煑鹻至五十斤主吏販易及闌入百斤以上乃死鹻鹽入城市及商人闌入至三百斤以上加役流杖徒之

等亦從蠶減私造酒麴至城郭五十斤以上鄉閭一百斤以上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處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法益輕而犯者鮮矣

十二月庚辰斬妖人張龍兒等二十四人龍兒有幻術與衛士楊密剛又遇李丕聶贇劉暉馬韜承吉戴章百姓王裕等共圖不軌事事覺伏誅龍兒及密丕贇皆夷族　上於後苑親閱殿前諸武藝不中選者三百餘人悉授外職此據會要

是歲于闐國王李聖天遣其子德從來貢方物　蓬州請以租絲配民織綾給其工直詔不許此據本志　丁德裕與西川兵馬都監潞城張延通同帥師擒賊都統康祚磔於市康延澤既城普州王可僚復合數州兵來攻延澤擊走之追奔至合州全師雄病死金堂其黨推謝行本為主羅七君為佐國令公羅七君與宋懷威唐陶鼈等共據銅山之險為寨延澤旋破謝行本拔銅山擒羅七君德裕及王全斌等分兵招撫賊衆悉平此等事本紀及新舊

録並不詳不知的是何時今并附之歲末克雅州在閏八月王全斌傳載全師雄死皆在克雅州後其時蓋可隱度也獨康祚被擒劉澤王可僚敗走投丁德裕及康延澤傳皆無蹤跡可尋其日月耳延澤傳乃稱王全斌已誅戍都降卒延澤伐出兵敗劉澤王可僚蓋誤也師雄既保灌口劉澤始與呂翰合勢逐普州刺史劉楚信而延澤追王可僚亦至合州此必在延澤為普州刺史之後非作西川兵馬都監之前也不然延澤才出成都安得便過普合間耶

北漢主遣侍衛都虞候劉繼欽等復取遼州此據九國志及十國紀年他書皆無之乾德二年正月克遼州乃不見新除守將或果再失之乾德六年三月乙未始書以齊州團練使李守節知遼州

南漢西北面招討使吳懷恩為部下所殺先是南漢主命懷恩治戰艦於桂州懷恩督

役嚴材有良窳不等及制度疏略者輒行捶撻執役者皆怨之於是作龍舟成懷恩躬自臨視以縣羃其手徧捫鈎楯匠區彥希在側因運斤斫其首墮船中左右驚散後數日乃擒彥希斬於市懷恩爲將數有功及被害國人愈恐南漢主命潘崇徹代其任懷恩初見天福八年崇徹見廣順二年皆宦者也九國志世家言懷恩被殺在大寳三年大寳三年顯德六年也據懷恩傳稱王師取郴連後懷恩乃死又潘崇徹傳云崇徹代懷恩歲餘罷兵柄而世家載崇徹之罷在大寳十一年春則懷恩被殺當附此年末也王師取郴州後六年乃取連州今并言郴連蓋誤耳潘崇徹不知以何官代懷恩當考司馬光朔記載此

事於建隆元年四月且云懐恩被害乃是月

庚辰龍舟成之日也蓋用十國紀年今不取